

近

宁子穿上刚发到手的警服,兴奋不已,粘在穿衣镜上半天,然后昂首挺胸走出家门,在不大的街面上转了个遍。理想中的追捧没有见到,倒是有几个认识的孩子和大人远远躲到一边,偷偷地瞄,有些害怕的样子。

宁子有些纳闷,但喜悦很快占了上风,一会就忘了。

同批次十来个警校毕业生分配到了岗了,不管什么专业,全部下到乡镇派出所。很多人不满,这其中最失望的是宁子。父亲是老刑警,死在追捕逃犯的路上,宁子早就立下誓愿,要做一个专门与罪犯作斗争的刑警,可基层派出所能干啥呢?宁子通过种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还直接找到局长,可没用,一句话就打发了她:

和老百姓走近些,才会是一个好警察!

和犯罪分子近些,才能打击犯罪呀。宁子憋着一股子气到了岗,气归气,吩咐什么做什么,仍然一丝不苟。如果连服从命令都做不到,就不配这身警服了。走村串户,法规宣传,邻里纠纷、治安巡逻、安全防范等等,比社区大妈还烦碎,全是一双腿和一张嘴的事,没劲透了。先忍忍吧,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宁子每天早起跑步锻炼,打拳,警校的功课一样不拉照样在做。

张屋村两家人为宅基地打起来了,宁子随所长迅速赶到现场。李老汉一手攥着菜刀,一手指着破口大骂,黄家小子手上是扁担,冲着李老汉就砸。宁子和所长长了个眼神,同时闪电出击,一个锁住小子胳膊,扁担抢到半空里停住,一个精准扭住手腕,菜刀抢到手中,流血事件宣告夭折。

两人不是省油的灯,把火气撒向所长和宁子,叫嚷道,要你们管什么闲事?除了当保护伞,吓唬吓唬老百姓,你们还能干什么?宁子恨不得铐上他们,关上半个月再说,怎么就吃力不讨好吧?所长有耐心,趁村长和几位长者批评他俩的空档,拿出小册子,把有关伤害罪以及后果的法律条文读给他们听。然后总结说,你们自己选择吧,犯罪,坐牢,背一辈子洗不掉的黑锅,让儿女都抬不起头做人,还是心平气和地讲理,商量,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家。

回到所里的宁子,趴在桌子上发呆。最近政法系统整顿,打掉不少保护伞,新闻上到处都是,宁子仿佛矮了一截,不敢直面别人的目光,好象自己也不再堂堂正正。就算是不穿警服出门,还是这种感觉,警察这个身份已经深入骨髓了。

同志,我销个户口。

同志!

听到第二声叫,宁子才醒转过来,一抬头,大家都出去了,就自己在。隔着办公柜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正看着宁子,手里捏着皱巴巴的塑料袋包裹着的几本证件,已经打开了一半。

宁子连忙坐到柜台边的电脑前,问明白是注销户口,从老妇递出手的几本证件里挑出户口本。

销哪个户?

我老头子,突然得了急病,死了。老妇的表情有些悲戚。

身份证呢?

没找到,平时也不用,不知道放哪了。

身份证号码知道吗?

老妇摇头。

姓名呢?

老妇说了几下,乡音的缘故,宁子还是不能确定具体的字。老妇突然想起,村里开有证明的,包裹里翻出来,交给宁子。宁子很快搜索到户口资料的页面,特意放大局部,把电脑转向老妇,让老妇对着屏幕上的身份证照片再确认一下。一看到照片,老妇瞬间崩溃,泪水汹涌,衣袖接连地擦也不管用,边哭边唠叨。老头子可怜啦,一生没照过相。

宁子被感染了,心里酸酸的,不敢看老妇,不敢思家地从桌肚抽出几张A4纸放到打印机上,一点鼠标,照片打印在A4纸上,轻轻交到老妇手上。老妇泪眼滂沱地瞪着照片看了半天,猛然想起来似的,两只手颤颤地抱在一起,一个劲向宁子拱手说谢谢。走出老远了,老妇还在涕泪交加,还在宁子的视线里。

周末回家,宁子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了个发生在外婆身上的事,那是宁子上小学时,妈妈经常到校门口接,一天正和熟人聊天,一个不认识的学生妈妈主动搭话,说她的老母亲念叨了宁子外婆半辈子,到死都在说那真是个好人在。宁子妈妈不解,一问才知道,当年宁子外婆在乡里工作,经常下乡,有次见到一个妇女挑一担水过独木桥,带着的两个孩子又拉又扯,就是不放手。宁子外婆就上前帮忙,不敢挑着过桥,就一蹶拎一桶过了两趟,宁子外婆叫不出妇女的名字,但妇女认得她是乡里的干部,从此见人就说她的好,说得儿女都记在了心上。

妈,我想扎根在派出所。宁子征求妈妈的意见。

好哇,警察不只是破案子抓坏人,对吧?

对,我要做个让坏人怕,让老百姓喜欢而且愿意亲近的警察。宁子开始构想自己未来的样子。

丁迎新小小小说五篇

为水请命

要从灌溉渠引水至县城,修建城中河的消息,像点燃了炸药包,震动了全县,尤其是县城。这是铁奶奶送走的第几批客人,已没法计数,狭小的家里站不下,涌出了门,在小区里聚集说话,新的人还在不断加入。熟悉的人来了,不认识的也慕名而来,只为了一件事,那就是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引水修建城中河。

铁奶奶只是听着应着,她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急如焚。她没想到,人们竟然找上了她,是因为她的省市人大代表身份还是半个多世纪前享誉四方的铁姑娘名号?“治水功臣”的荣誉证书始终压在箱底,她认为自己配不上,如果说功臣,也是参战的几十万民工人人有份,尤其是死在工地上的人。

当铁奶奶听到有不少人提议要到县政府静坐,要上国道游行,闹出大动静逼政府收回决定时,头脑里一炸,必须表态了。举起两只手在空中啪啪拍响,说了话: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承蒙大家看得起我,来向我反映这个事。大家看这样行不行?我代表大家到县里把大家的担忧想法反映上去,正当反映,决不能用违法的方式,那就好事也变成坏事了。明天,我再答复大家,好不好?

人群好不容易散去,铁奶奶刻不容缓,整整身上的衣服,把全白的齐颈短发向耳后拢了拢,发夹重新夹好,出了小区,向县政府走去。

人在路上,头脑里像在煮粥,过去的现在的,许多人许多事,都在不停地翻滚拥挤。对水的恐惧,没有人比铁奶奶更深刻。解放前夕

的一场大水,把县城几乎荡平,铁奶奶的父母家人全部死在了洪灾中,成为孤儿。解放后,有两件大事先后集全县之力上马,一是撇开河道重建新城,二是在上游拦水建坝造水库,蓄水防洪兼灌溉发电。由于解放之初各方面条件限制,历时十多年才陆续完成,饱受洪涝灾害的全县以及下游地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从此远离了水患。

当时才十几岁的铁姑娘,带着对洪水夺去亲人的仇恨,毅然上了水库工地。玩命地干活,还成立了铁姑娘队,与男人们比赛较量,一时轰动了工地,人称铁姑娘,真实姓名倒没人知道了。长期在水中浸泡的缘故,导致婚后不能生育,几次结婚离婚,到如今的一个人的生活,荣耀无数也抵不过年老的孤独。人们的称呼也在变化,从铁姑娘到铁阿姨再到铁奶奶。

这不,没几年好活的人了,又跟水扯上了干系,不只是自己,是全城人。

在不同场合见过多次的县长热情接待了她,铁奶奶也不客气,竹筒倒豆子,把大家的担忧全都说了出来。县长认真地边,边听边点头记录,听完,让秘书把引水修建城中河的规划图拿来,铺展在桌上,指着讲讲解给铁奶奶听。

铁奶奶没什么文化,当年政府就曾有过提拔任用的考虑,被铁奶奶拒绝了,说不能耽误政府的事。自学过一点,参加过几个培训班,上过数不清的讲台,出席过数不清的会议,很多道理是懂的,一点就透。此刻听县长细细一

丁迎新，笔名晓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舒城县作家协会主席。

退伍军人，下岗工人，打工族，《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清明》《西部》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篇被《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小说选刊》等转载，收入多年度各类选本，获中国作协志愿文学小说一等奖等。出版作品集《咖啡加盐》《找·寂寞》《家有帅哥》《就想做个大反派》。

等爱

远远地,一处很有些亭台楼阁效果的木质建筑跳入我的眼帘,那是与白墙黑瓦很不相同的处所,于白雾里隐隐约约,恍见仙女的袍袖轻盈地拂舞,把一腔寂寞,无奈地挥洒。

来到门前,才见上悬一方木质的匾额,上书一个大大的黑体“等”字。两侧门框上,是一副“春眠夏歇秋品茗,残雪煮酒与梅吟”的对联,笔法如翠竹抚风,清秀出奇。细细揣摩良久,仍是似懂非懂,好在门是敞开着,便信步而入。

几无墙,皆木质栅栏,是徽派建筑典型的“美人靠”。阳光和微风,不遮不挡,如常客般随意进出。整幢建筑半面临水,不,是半面临高于水之上,可闻水之心跳和呼吸。环目四顾,几桌几椅,随意放置,窗明几净,清爽温馨,更格外雅静。迎门一侧有半人高柜台迎宾,柜台后方靠墙是窗格式物架,碗们,碟们,杯们,瓶们,一色的青瓷,或高或低,或胖或瘦,或圆或方,或白底蓝花,或蓝底白花,极见清雅和素朴。

茶馆,酒馆?还是其它?心头有太多的谜等待破解,只是不见人影。

有人吗?

无人应声。

有人吗?

提高些音量的再次发问,有了反应。先是有吱吱呀呀的声音传来,然后是一角的楼梯上,闪现出一双秀美的高跟鞋和白净匀称的腿,再然后是袅袅婷婷的身影出现。在这个略有些微寒的仲秋,尤其在这个几无鲜亮之色的环境,身着旗袍的她的出现,宛如大写意的黑白国画上突然添加了一抹鲜艳的红,更有兰卉之气飘渺其上。纯白质地的丝绸旗袍,几枝清幽的兰草疏密相间,高洁,韵致,似有幽香弥漫,不醉也醉。

不知有贵客光临,抱歉!

在那张精致秀美的脸上,纵然是轻浅的笑意,也胜过春风莅临。

没事。是否打扰了?

怎么会呢?现在是秋天,只有清茶一杯可以待客,请见谅!

你这是根据季节的不同,有不同的……我特意说了半句,让她续接。她笑了,有如一朵洁白的荷花初绽绽放。

当然。你没看见我门口的对联吗?春夏歇业,秋天是茶馆,冬天是酒馆?她只是轻浅地笑,无意回答。我端起小巧精致的薄胎瓷器茶杯,杯盖起处,一缕雾气盘旋而上,清香已沁入肺腑。望向杯中,几茎绿芽像刚出土的幼苗,肆意地伸展妩媚和嫩绿,稍顷,已满杯荡漾。轻抿一口,由口而心而五脏六腑,合体舒畅轻盈,心清脑明。

好茶!好茶!

没等她说话,我又发问了。我有很多疑问,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比如这个所在,那个等字。她笑了,沉吟了一下,娓娓道来:

一直有个心愿,在一个巷老水清的地方,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或茶或酒,不招徕,不繁闹。有一些古旧,一些单薄,生意冷清,甚至被人遗忘。只要还有那么一个客人,在午后慵懒的阳光下,将一盏茶,喝到无味;将一首歌,听到无韵;将一本书,读到无字;将一个人,爱到无心。

给我一段老时光,独坐在绿苔滋长的木窗下,泡一壶闲茶。无须管那南飞燕子,何日返家;无须问那一叶小舟,会放逐何处;无须想那走过的岁月,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遗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残霞。

我呆了,仿佛在聆听深情的朗诵。好一篇精美诗意的文章呀,美得玲珑剔透,美得性灵十足。好久,才回过神来,寂寞的掌声响起,我和她是仅有的听众。她似乎进入状况了,信步于方寸之间,自顾自蹈,是回答我的疑问,更是自我沉醉。

几支红枫斜窗,一壶清冷在握,独坐时光烟波里,细数每个落日残阳的章节。任那隔尘的寂寞,在曲曲折折的戏文里穿越,仅仅用一朵落花的时间,便瘦了满窗的思念。这芳华于岁暗度的岁月,还要我如何用心去演绎?那翩舞于戏台之上,月光之下的舞姿,无论如何投入,都无力把那柔和的光影拥入梦里。舞累了,唱倦了,方才知道,我所演绎的,注定了是一场无尽的等待……

我醉了,是茶,是那个等字,是她口中洒洒流淌的心声,是她。

从秋,到冬,我是那的常客,每天必去的常客,唯一的客。秋天的茶,从毛峰到瓜片,从龙井到铁观音,挨个品鉴。无须懂茶,只把光阴和思想点滴入杯,静思或聆听,凝视或对谈,茶就是我,我也是茶。冬天的酒,与雪有关,有梅相伴,风是暖的,火炉胜日,诗或是词,文或是画,尽可音符般跳荡,缠绵与雪,傲视了梅,欺辱了寒。

流水不息,岁月无情,当最后一片雪告别时,我不再是客了。她说,抱歉!我得关门歇业了。在她说这句话时,看不出丝毫的表情,是她,也不是她。我明白,她还是在等,但等的不是我。

外面的世界已传来桃红柳绿的消息,那是热闹的世界,与此不相融的热闹。终于记起我的来处了,也是我的去处?

离开离开,我都没问及她的名字,铭刻于心的,是那个等字,是那幅“春眠夏歇秋品茗,残雪煮酒与梅吟”的对联!

何处有轻舟?直抵一盏茶或一杯酒。哪里的风,可捎来琴韵新起,于秋月馨香里徜徉?做一个约客吧,一颗星辉,明媚在夜?终是那一层雾的阻拦,可进,但终须出。

那一个等字,早已超越了世俗的烟尘,遥遥——有距!